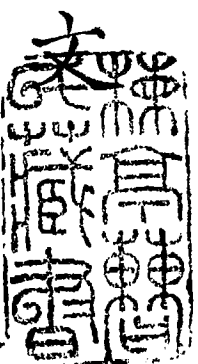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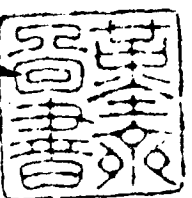


牧萊脞語卷十六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戊寅遷居斬樟樹文

古迂畸人避兵林泉締友麋鹿先廬煨燼鄰室蕪存
廼哀買山之貲爰闢歸來之徑拄傾楮圯撲斲有日
或謂予曰茲室焚燎朽蠹垣壁阨弊後有豫章竅穴
瓌異溜雨十圍承露百祀精影詭詭幻化厖昧稚婦
襲之而佯狂嬰兒遭之而驚寐世雖賁育莫敢睥睨
吾子何遷居之易也余聞其言怒氣裂眦皆勇憤填臆

左執斧斤右執桃刻且誅且詈而訊之曰爾何精邪
吾聞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之怪曰夔魍魎土之怪
曰羶羊是皆竊一氣之餘孽而耿幽仄之精光爾獨
何物擅妖柄祥孕靈塊扎葉慘而張濯形坤墮材膩
而良斲皮鐵腸曷不虹棟雕梁柱周之明堂哲質白
章曷不鋸短斧長作說之舟航云胡哀兇株守女牆
偃蹇不材蔽帝徒長騰精弄鬼耀影舒芒嚇愚給贖
蜂蝟斧塘且謂爾果爲神耶則瓊樓璇闕瑤砌玉京
鞭鸞翳鳳烹龍脯麟朝蒼梧而夕玄圃陟碧落而泝
滄溟爾曷不往而歸只謂爾果爲鬼邪則雕堂繡櫳

翠幃皮几炮羔燻鱉剖羊屠豕穿方縠而襲駝裘戴
珠冠而曳絲履爾曷不往而歸只謂爾爲妖爲怪邪
則踞曹倚案心術熈尫弄法舞文機術狡獪弄輕
重之手眩惑癡愚之輩爾曷不往而歸只今吾獲茲
先叔父之居介在杜曲之左洵剛鳩工葺漏撐墮貯
琴度書灌花蒔果詩朋酒侶觴詠爾我藏脩游息奚
容么麼幽明異岐出入寧妥斷二乎淬礪脩月之斧
噓燃咸陽之火剷除蟄地之根剷析張雲之核移類
遠遁毋貽後禍若或去而或留汝自謂可與不可

代作勸農文

仲春行郊勸農舊制也州官分牧是邦按行阡陌漸
閱兩春爾農習尚州官知之州官心事爾農亦知之
國家清明科配蠲省茅屋宵綯楓林社鼓安分耕鑿
熙々閭里村疇間爾農之幸也亦州官之願也焉用
勸今茲策轡東郊問訊南畝州官之所以勸爾農與
州官之所以自勸者則亦有說去夏愆陽冬初淫雨
幾害而稼州官焦心肅躬請命于上下神祇隨禱輒
應收成不無損傷而亦有七分之獲穀價不無增貴
而僅有十旬之憂隨宜移粟借借耕耘種之及其時
漑之盡其力不荒以惰不蠹以盜不間斷以末作爭

訟躬孝悌睦嫻勤儉畏謹以待西成皆州官拳々爲
爾農勸至若讞訟而辨曲直布政而別輕重不尋是
非以禍爾農不差公吏以擾爾農不興雜泛夫役以
勤動爾農此又州官凜々焉以自勸州官瓜期未滿
與爾農游處有日坻京滿盈困廩充牣爾農富庶之
樂州官將寓目焉勸云勸云豈曰牆壁常程云

乙未茶陵州學上明倫堂牌祭文

肇乾精之渾芒兮物各有神宅后土之鴻厖兮神孰
無形緊講堂之懿扁兮疇握其樞而運其鈞稽載籍
而悠邈兮睇大空而冥々吾不知主宰何神兮但炯

炯奎壁寒芒之精大含宇宙之元氣兮小鍾人物之
彪彬近衍泮黌之命脉兮遠寄運世之重輕其形無
形兮其名無名其細無朕兮其究無垠粵

皇家之崇儒兮蠲雜泛之徭征條貢舉以掄選兮暢
文運之昌榮睠茶陵之城南兮屹侯泮之崢嶸講
堂以突兀兮重前侯之經營哉講貫之冠巾兮鏘藏
脩之珮衿何扁額之循舊兮未觀聽之一新適省丞
之按臨兮揮椽筆以飛騰字舞鸞而翔蚪兮畫起霧
而奔雲嘗試拆點畫而卜兆兮昭若開先之祥禎左
洗光於咸池兮右提挈乎結璘堂頌笏而腰帶兮口

十有一倫頂笠而朝天兮四十餘人應龍湖之靈識
兮炳紫微之耀靈宜人物之輩出兮鍾公侯之振々
登斯堂兮明倫揭嘉扁兮梁楹祗明薦兮肴珍酌椒
醕兮饒馨神相斯文以昌世運兮豈但使學子袖手
泮水之濱

上牌告先聖祝文

明倫有堂乃萃衿佩講貫洙泗之學者也輪奐更新
字扁仍舊士氣耿々久鬱獲伸省丞按臨椽筆揮灑
字畫適勁氣象渾雄所以黼藻芹泮者至矣吉蠲剛
辰招揭楹首祗奉明薦要惠斯文

甲午茶陵州衙上梁文

紫微七十二峯爭詫古雲州之勝槩郡廡三百餘載
重逢新牧守之經營城郭是而人民非宇宙換而規
模別睠此茶陵一郡實居湘水上游壇峙赤松夙號
神僊氏之窟宅城環綠水實都王子侯之封疆何州
衙久矣摧頽歷舊尹未能整頓茲者幸遇

州官車轡出守風月平分蕭也規曹也隨廉氣稜々
而霜凜措之通戎之簡政聲藹々以春溫令嚴燕寢
之香人樂湖山之外曩因公暇周覽黃堂非壯麗無
以示威可旁風而上雨惟湫隘吏諸爽塏將披山而

帶河麗譙不擾以翬飛廳廡重新而突兀鑿殘碑而
甃砌鳩瓌木以成梁登斯樓登斯堂祀筵秩々美哉
輪美哉奐削屢馮々真數百年之所無將十萬戶而
蒙福丈夫安事一室但將存召國之棠陰郡守入拜
三公又行作清朝之梁棟輒葺輿語上贊虹梁

千里自春風

拋梁東一水接藍曲似弓曉日未升親按櫝無言

拋梁西萬仞雲山天影齊扇外西風塵不沉一奩

明月浸玻璃

拋梁南朝京一徑夾松杉郵置稀疎公事了薰嵐

拂珮響珊珊

拋梁北買犢頓空狐兔窟近來官府甚清明兩境

江湖通轍跡

拋梁上銀漢天開新氣象何當鵠立擁紅雲色映

三台光兩二

拋梁下闌闐鱗差森萬瓦公歸補袞妙甄陶先使

吾邦歸化冶

伏願上梁之後襦歌五袴麥秀兩岐綠野昇平每躬
耕而奠枕黃堂閑雅早無事以休衙水旱不侵催科
先辦庭示蒲鞭之警鄉無珥筆之風彈琴而聲韻調

和冀光映一堂之台斗泛槎而前程遠大又祥開萬
里之風雲

戊子新居上梁文

儒有環堵之室擬度頓於圖書家無甌石之儲強樸
斲於門館渠自賜剛而氣硬人嗤志大以才踈古迂
主人舌卷風雷手抉雲漢逮莊騷窺姚姒對聖賢萬
卷書中龐屈賈短曹劉卧餘子百尺樓下當少年之
英銳小海內之材豪但志道德功名不事生產作業
與計偕縣次續食雲霄之步武方開塞決河官自負
薪滄海之田儵變揆花樣之不入挾毫素以自娛就

裒買山之貲欲續閑居之賦念楚弓楚得生冀方長
冀方若越人越吟居畏壘化畏壘杜曲之桑麻未改
栗里之松菊猶存拾諸煨燼之餘理彼歌傾之處礪
階用石罽牕用紙渾無豪門麗宅之繁華覆土爲臺
環水爲池綽有幽人韻士之勝槩躡履盡清談佳客
拂劍或任俠壯夫登某丘而釣游闢鄰園而藏習社
酒向花蕩春蔬和雨割天與賞心霜兔束毫健松煙
泛研肥几無俗物甫卜居其十載慨外廡兮半阡亟
鳩瓌材重新廣廈鑿空取辦初無貫朽粟腐之儲叶
力告成似有象耕鳥耘之助出乎爾反乎爾歌於斯

聚於斯增來往之美觀詫表裏之稱意買宅有水竹
花木之勝邵叟何心聞見錄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孔
書可讀虹梁肇舉燕賀有言

拋梁東扶桑曉日換新紅東臯一雨田疇沃吟罷
扶犁學老農

拋梁西返照雲山壓翠微明月一鉤穿戶牖抽書
時讀似然藜

拋梁南小圃新栽花兩三護取北牕真面目薰風
日對亦無慙

拋梁北曉氣稜二寒惻二雪夜豈無乘與人扁舟

徑到剡溪側

拋梁上山河萬里呈奇狀憑高一眺渺乾坤收入

吟編無盡藏

拋梁下此爲吟屋非田舍滄海倒屣候吟人不是

吟人休入社

伏願上梁之後席有詩翁門無雜客盟堅鷗鷺肯媒
官爵之榮夢叶熊羆莫斷詩書之種載酒時問於奇
字催租不敗於清吟壽筭堅松平安報竹我醉欲眠
卿且去免勒北山之移袞職有缺我儀圖待試河汾
之策

東山建廟上梁文

五千丈勢插雲霄具巖瞻於南嶽數百年靈鐘香火
占廟食於東山撫松蘿以鬱其維桑梓而敬止肇新
輪奐特換規模恭惟 南嶽忠靖尊王分柄祝融歲
靈離位曰暘而暘曰雨而雨顛半壁之休祥若雲非
雲若煙非煙悶五峯之盼嚮推餘波而及楚常羹牆
而見堯於帷神像天容以詫橋頭地面尸而祝社而
稷幾與肅 二在廟之思粒而食宮而居乃有煢 二在
疚之慮不堪棟宇摧圯重鳩木石經營安妥千載之
靈光麻廕一團之生聚有盛德必世紀任年 二春社

秋祠非壯麗無 示威聽日二晨鐘暮鼓虹梁肇舉
燕語爭欣

拋梁東暎日扶桑射影紅殿上龍顏天不老桑麻
一塢圍春風

拋梁西露濕楓林月影低秋滿甌窶收穰種年二
父老賽豚蹄

拋梁南仙豢一碧回江潭薰風拂二生林谷解愠
吾民掌握間

拋梁北枕山別是神僊宅孤村霜日噪栖鷓萬古
威靈長赫二

拋梁上碧瓦參差肩岫幌日炙雨淋不用愁雲中
雞犬從來往

拋梁下甲第長廊何邃雅杯琰日夕擲案前長迂
雲車餞風馬

伏願上梁之後天無疵癘地發休祥簫笛楓林自樂
雞豚之社梯筐桑徑常卜蠶蠶之豐人欣桴鼓之不
驚家羨麥麩以自富始以是終以是歌於斯聚於斯
駿奔走執豆籩永祝天長地久見怪物爲雲雨醞釀
時和歲豐

牧萊脞語卷十六

牧萊脞語卷十七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八通

并引

漢枚乘著七發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下至
蕭統七契梁簡文帝七勵何遜七召沈佺期七
引層見疊出設難假問文華而氣則卑辭工而
意不貫且多以輿馬車服飲食音樂誇世有道
者羞談之最後子厚晉問一出高掩千古唐盧
照鄰損為七悲愚益為八通八云者九七天數

八六地數八索八卦八陣圖是也通云者古稱
書一編爲一通易通白虎通風俗通是也辭朴
而鄙匪曰效尤

玄道逸士材具濩落塊環堵而獨處撫畏景其索漠
琴無絃而不鼓樽有酒而靡酌撫歲月之葉露渺宇
宙之丘貉等榮華之飛蓬恨身世之落魄音託欲詭御
以周馳懼越矩而改錯長懷寶以自迷每隱几兮不
樂競榮大夫鑽刺通神機若脂轄辯如建音塞瓴聆逸
士之怛悵乃枉轡乎山林曳霞珮之粹音萃繚思葛切飛
煙蓋之鈴音零屏音屏升辭階而長揖坐蒲團以主賓欲

搖塵而釋憤先曲席以陳情問言曰吾聞之學業之
勤皆可周身技藝之精皆可成名若孕混沌之秀獨
擅儒林之英惟銀邪之隨用奚泥蟠以無成恐膠柱
而調瑟似煎水以求冰吾將爲子解疏屬之拘山海經曰
二負殺狹獺帝乃牯之疏屬而媒金玉之榮子亦願
聞之乎逸士曰有形之生已迫無益之慮難營儻發
劑而切磋庶痿膏而曠醒

大夫曰畏音猥壘莊窳音窳漑音洛沼灣環泉流碓下山
近簷頰安臯原之行沃敞町疇之平寬足鷓夷之貨
殖史范供沮溺之耦耕若乃龍角杓攜房星晨正水

謹姑惡也大蛙桑鳴戴勝按農書之功程訊節候之遠

近竭於葛切陂堰以儲流治苗畝而行炊衣襪方末切襖

釋服耜耒犁犂确破堅塊種穀畚音本壤移秧逐隊戴

星而耘決渠而溉濯塵苔壁之流餉饁音本籩籠之焙挂

笠東臯之松飲犢西陂之逮桑麻頰粟稻麥篝篋音婁

賽豚泥飲撫缶歌謳蔬割雨露之甲酒浥新秋之筍

腹奉侏儒之粟東方朔傳樂比關內之侯若是者子肯為

之乎逸士曰耕墾長疲水旱長飢稼穡之樂吾不堪

服其勞也

大夫曰晉魏通都音坦巴別境鬻良雜苦抽贏補窘

軌方輪上聲而錯出航漕行而般賑快弦高之師犒國

小伯龍之鬼哂南史劉伯龍歷九卿貧甚將營什一

有命乃為鬼所笑肩擔胛負目語額瞬舌獐心狡智彈力磬

弄險手之量衡藏捷機之鋒刃肆龍斷之窺窬釀馐

裝上聲僧之疾疢販繒飲上聲羊漢書灌嬰以飯繒為業

列肆踞鎮覬覦錐刀計較分寸白圭不能與其時史

圭史子子貢不能取其擯史子樂成不能敵其饒漢貨傳張

湯不能私其贖漢書張湯與賈人故能履絲曳縞乘

堅策駿寶貨駢壑音必縑帛於物品兼內帑之藏物包

土貢之進珠羅滄海之珍玉鑿崑山之璫若是者子

能為之乎逸士曰熙熙利來壤壤利往商賈之利吾不欲取其贏也

大夫曰雲夢七澤龍門九河煦沫吞舟鼓鬣橫戈天日蔽影滄海揚波鱗鱗汕汕噍噍瑳瑳乃戒梁溘乃具筭蓑乃施鼠音姑留音留乃治艦音艦艦音艦理牯音介餌於任公音莊礪芒針於詹何音列假羊裘於嚴瀨音嚴光問釣具於志和音唐張志盤出松江之鱠音左慈鼓奏周雝之鼉調騎乘琴高之鯉音列仙壁化雷澤之梭音陶侃又若橫野營音陸區彌天張幕矢括鏃音僕鏃音姑○左弓彎繁弱音荀子繁弱拒黍免远音剛郎鳥蹊虎岵狼壑舉烽輝音古之良弓也

煌按轡音忽霍哮關悉縲音公猗音切耕寧咸斲駮音否駮音駮

倏褫威輕趨音器廢躍灑骨音聊血攸卑革鞞斷尾鬣音梢

捐音午厥齒角獵較音角奏凱而歌曰熊有蹯兮豚有拍

音博○肴可林兮肉可藿比侯鯖兮味不惡次公狂音禮記

今起共酌若是者子能為之乎逸士曰漁澤孰若漁名獵山孰若獵利虞衡之益吾不暇從其遊也

大夫曰方伎多竒左道易惑公卿擁篲音公子王侯避

席拖紫紆朱囊金櫃帛輿從駢羅聲名烜赫陰陽命

相壽夭孤剋遁甲風候卜筮剋擇射覆守宮之孟音東

朔預言建中之厄音唐桑疾審桓侯之亡音史龔墓占祐

臂之折晉書羊祜決壽夭而神如季咸列策爵位而驗如師德唐婁德師德禁溪水而妙如徐登後漢書徐登善巫術禁溪水使不流洎受禪而佞如景業北史齊文宣受禪令宋景業筮凡技藝之擅長豐寵賚而無敵比資格之選掄頗詭遇而十獲又有媒身博奕馳譽丹青待詔金馬東方朔傳躡履禁門叱粉唐苑閩立本畫播漢庭公孫卿見郊祀志飛帛蕭寺梁書蕭子雲畫龍金陵唐張僧繇善畫龍酒喫成都之火漢乘象寫傳巖之形尚棊投德宗之好王叔文字購昭陵之徵唐大眩竒角異呈技炳靈邀恩幸寵虵塵飲榮若是者子能為之乎逸士曰德成者役人藝成者役於人技術之妙吾

不屑齒其列也

大夫曰談舌三寸智囊萬端稗里滑稽炙輶音雅。

機巧轉丸簪盃稷下史記齊宣王圍解邯鄲春申君囊裝尉

佗陸賈口伐可汗唐鄭元壽春申之履長躡本傳馮驩之缺可

彈孟嘗君傳婁敬之輓徑脫漢書屈轂之瓠可鑕文選鑕屈

韓子屈轂曰吾有瓠堅如石厚而無竅不可以盛水漿堅白同異立變暑寒縱

橫擺闔動係危安雕龍騶族史騶鳴雞函關孟嘗君約

從可解張儀趙璧可還藺相如下齊城而馮音軾鄆食定

楚從而待槃史毛遂長六國而佩印蘇秦請百駟而絕冠

淳于髡書煩十上戰國策蘇說秦惠王促膝交歡巧說

三變商鞅傾蓋瀾翻公子迎而虛左史公漢高悟而設

壇漢書相國行而徹席史騶奠平原君側行徹席坐客驚而厚顏漢陳

遵智建瓴而不壅辨懸河而難乾氣捫虱而眇視王猛

躬傳車而鳴鑾花若是者子能為之乎逸士曰說難

雖工卒死於難游說之榮吾不敢效其詐也

大夫曰口誦六韜曾蟠三略陣習魚麗術兼風角學

精擊劔項羽手妙奪稍尉遲敬德借箸前籌張良據鞍矍鑠

援爾乃推轂總戎登壇授斧鬚虬臂猿郭知領燕頭

虎班超擇堅瑕同甘苦麾旗旄援鉦鼓行師枕席趙充國傳

折衝尊俎仲尼曰晏子起尊身渾是膽蜀趙雲一目

中無虜光武覩韞鷹而颺去三國志聞雞鳴而起舞劉琨撫

髀肉而流涕三國志斬沼蛙而激怒孫權鳧毛出海惠

中人有得毛長三丈以示張華羽檄旁午披堅擐甲

投石超距杯飲月音煙音氏音之頭膾音刊音蜀兇之脯音韓

元和聖德詩銘勒燕然之山火燔龍庭之聚後實憲勒旗

纛前驅兵卒後擁印佩如斗祭戟森戶渠兇藉以授

首黔黎賴以按堵國家倚為泰山天子尊為尚父郭子

儀若是者子能為之乎逸士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將帥之榮吾不可嗣其忍也

大夫曰碧落飄遊天關飛狂貢瑤裝駐鶴玉笙吹鳳

王子穆天子傳西王桃薦瑤池之冰母有萬歲冰挑瘠漬村居之瓮

列仙王老村居慕道有者道士名書五雲之閣神仙

瘡痂漬酒瓮中王老飲之飛昇少霞五真誥爾乃熊經鳥伸鶴嚙龜息

雲閣吏真誥傳先生入焦山老君採方看壁神仙

覓丹鑽木予之木鑽尺穿得丹昇天冷玉液啗交梨摘

和事王君令熟視壁三年得神丹方蔡誕鑽瑤草抱朴子讀素書於石室晉

棋實漢費長躍凡身於玉壺房傳讀素書於石室王

烈拜牛車於函關喜尹啖酒脯於雒邑漢蒯劔衝星而

煒煒帔揺月而芒芴頽常童而不老髮獨鬢其如漆

使精靈鞭列缺而為御奔蟾蜍而耀形后羿得不死

鴻寶祕要劉向龜臺真文仙傳西王母彈壓夔魑役

求於海上秦盧俾入直於翰林唐書葉官榮階於金

紫事物紀原中宗賜印六佩於將軍漢五利將若是

者子能從之乎逸士曰逆天偷生詭怪惑世神仙之

術吾不知躡其蹤也

大夫曰穹壤有盡道德無窮形物有弊文華無終舐

痔媚竈俛眉足恭孰若潛心乎汗簡之磨龍囊富梯

貴霜鬢蓬鬆孰若寄興乎鉛槧之從容杲杲孔孟經

典啓蒙燁燁班馬撥藻稱工漢班固下帷刺股董仲

惟發憤潛心大業蘇囊螢膽熊晉車武子練囊盛螢

秦刺股防睡讀書囊螢膽熊火讀書柳仲邱母

為蟾檄五星而解旱管輅嗽飯蜂而集身葛玄致訪

求於海上秦盧俾入直於翰林唐書葉官榮階於金

紫事物紀原中宗賜印六佩於將軍漢五利將若是

者子能從之乎逸士曰逆天偷生詭怪惑世神仙之

術吾不知躡其蹤也

和熊膽九鑿壁映雪隨月鳴鐘漢匡衡鑿壁引鄰舍
以助勤孝齊江汝夜逐月光讀書月斜則孫康映
雪讀書南史丘仲讀書以中宵鳴鐘為限燃青藜於
升屋南史丘仲讀書以中宵鳴鐘為限燃青藜於
天祿向訪燼簡於淹中即孔壁也誦科斗於八索左
史倚足文史於三冬東方朔傳鏘珮琚翔蛟龍柳文玉佩
厥辭韓序詭吐白鳳降赤虹漢揚雄甘泉賦成夢吐
然而蛟龍翔秋孝經成忽有赤虹自天而筆見稱於大手蘇頲許
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授之燕許大手筆檄頰愈於頭風琳賦見誦於狗監相如
說燕國公號秀獨步於江東南史表傲賦鸚鵡示謝莊故人號經
史之笥許懋而世詫文陣之雄王堂遺事張九致易
攝於六丁韓文王使角折乎充宗康又有罷精演說

用心訓詁鈎探精髓綆汲謬誤南華一經郭象玄悟

注莊爾雅萬景郭璞引注郭璞注易擅輔嗣之奇王

嗣注書參穎達之疏孔安國詩詫毛公之精大毛公

禮按康成之度鄭康成皆蠹蟬於經傳而貫穿於典

故雖皓首以窮研披肝膽而呈露言未既逸士攝衣

而起曰子前所言皆重趼而悴體似捕風而捉影勞

逐馨之蜂蠅競食泉之蚯蚓洗耳文學之故跣足名

利之眈拜下風而願聞探文編之肯綮

牧萊脞語卷十七

牧萊脞語卷十八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湯嬖傳

湯嬖者白水郡人也初嬖鼻祖生白水時感火星之精降其家既而身沸煥不凡嘗以割烹事要湯湯酷愛之雖頰面庖湍必與俱因賜姓湯氏後郡封泉子孫支派散居山谷間驪山漢水雞籠山暨鳳翔之駱谷渝郡之陳氏山皆有之獨驪山一派最著秦始皇帝幸驪山與神女游忤其旨神女唾之遂生瘡始皇

怖召醫卜士萬金良藥莫能療適泉在側傾一勺浣
之瘡尋愈始皇大說詔郡國以驪山為朕湯沐邑復
其身秦亡歷漢傳數世生嬰武帝即位大選宮人嬰
時年少以性溫潔伶俐召入宮中錫號天水郡昭儀
元封三年長安大雪鳥獸皆死牛馬蹇縮如蝟帝坐
別館袖手不敢出望氣者言宮中有奇女命東方朔
筮之得坎三坎下之鼎三巽下繇曰郁溫清潔
芳馨將以護上身帝閱宮嬪籍得之嬰年壯外謹慎
呐不敢出諸口而曾中浩蕩注之不竭一召見間
即覆上躬薰然如春肌膚不粟嬰以年德俱高上每
稱之曰嬰宮中亦呼曰湯嬰帝嘗語左右曰啓乃心
沃朕心者必嬰也夫嬰每艱於步必呼侍女提携偕
行雖燕寢未嘗離側帝或衣垢膩嬰亦極力滌濯下
至燂雞烹飪事間躬親之然性惡蟣蝨見者立斃後
太初四年五月大旱海內如焚上辟暑明光宮心焦
勞憤慙不安枕或乘隙探帝意譖之者曰後宮冷夫
人最賢此輩性暴躁不可使侍左右帝詔黃門擯之
不復召見後以它事碎其身弃之牆隈不知所終
班氏贊曰貴賤何常雞雍豕苓時而為帝湯嬰始以
恩幸寵冠後宮既而寵衰乃蹈身而斃彼以色事人

者良可悲夫詩云溫々恭人維德之基湯嬖有焉

孔子夢虎傳

孔子駕泰山之陰聞一婦人哭聲悲愴使子路往問之曰而何哭之哀也對曰虎爲患三世矣吾父死於是吾夫死於是今吾子又死焉子路回以告孔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其由也歟子路乃掛冠解帶奮不顧身捫攀石磴蒐閱叢薄適有負嶠而怒哮者子路亟挽勁弓洞若曾操利戟鏃若喉又探穴取其種類若獮若魃若豹僂之旣乃剝皮以獻孔子燕居寢皮

而卧夜漏未半夢有斑衣虬髯目光夾鏡膜拜庭祀
投淚不覺忽承睫曰吾於菟氏之族也生於斯長
於斯毓子種孫幾世矣平居山林嘯風長號隱霧澤
毛行藏視世之治亂出處窺時之晦明宰相若姬旦
則驅逐而竄牧守若劉琨則負子而渡邑今若元魯
山則格磔而斃彼羊假吾皮狐假吾威猶足震懼一
世吾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知命之士不立牆向使泰
山老姥筮大易不啻之亨謹周書蹈尾之戒明哲保
身潛身遠害移而族易而居高而垣墉則吾雖欲磨
牙搖毒亦何繇而施雖然今之市有虎者滔々皆是

也舞文弄法引類呼儔吮人之血食人之肉橫行安尾於三家之市奮鐵距以騰攫眈怒目以伺窺騁罅抵巇擇其家稍豐肢體稍肥者則什伍群聚而啗之不奪不饜良弓勁弩不能傷奔機木橈不能驅在此則一家哭在彼則一路哭若是者子盍不過而問之乎而於我乎何尤言未既怒哮而逝孔子驚寤愧汗呼子路前告之曰苛吏猛於虎哉弟子識之不俟駕而行

太史公曰酷哉虎之害人也世有談虎傷人者其中一人神色獨變問之則嘗傷於虎者也虎爲患三世

矣家泰山者知幾不蚤以陷於繆彼以其未嘗傷而弗辟之又擠身焉卒斃而不知悟哀哉

古迂翁傳

古迂翁者不知何如人也先世潁川氏繇李唐武德間徙家雲陽山東業洙泗伊洛之學幼穎悟侍父草牕翁暨叔山泉居士游宦京華咕囁教以筆墨畦逕不屑道生產作業事間搯吮鼠技寸長者儒俊士或游揚吳楚間月書季攷郡博士爭異之嘗誦涪翁詩然知今人巧未覺古人迂即栩然標古迂自號或謂曰司馬公號迂叟晁子名景迂之二公者何居

文章卓犖事業彪炳歷元祐間其迂未易涯若子
培蛙也野馬也獨柰何欲俎豆於其側古迂曰二公
天人也迂其迹不迂其心迂其名不迂其道吾曷知
二公哉姑以適吾適而行吾志爾古之迂也直今之
迂也詐古之迂也智今之迂也愚吾自生世以來意
迂而無機材迂而無竒形軀迂而無羈我冠方履之
士鼠竊糠覈蠅拾涕唾即詫然自恣於世吾獨且巧
俠旁掇取史傳百氏虞初稗官之書囊攜幅裒兩目
哆昏其學迂而不切鵠袍裹飯蟻戰春闈紛余子
輦拈花摘葉即掇科第如領下髭吾獨且馳騁竒異
不肯躡常人履焉再上春官竟為斥去其文迂而不
利宇宙更革駢裳椎髻市一級餌一爵即可嚇漁樵
而媒富貴吾獨且鍵關株守效蠹書魚生死文字間
曾不越虎溪一步其性迂而不通挾是數迂蓋與古
人相友百世之上而非凡子所能知者異時海內元
夫鉅人古心江公文山文公肯齋李公一見竒之揖
之座間稱借牙頰不置且許遠器間抱迂林泉卜所
居東偏築園一弓蒔花木為吟嘯之園叔父大書迂
樂二字畀之將以泉曰迂泉谷曰迂谷亭曰迂亭暨
書冊琴瑟匱盥之物悉識曰迂凡間無長物獨置迂

叟通鑑九十六卷景迂詩文一編欠伸稍暇時取向
樹陰讀一通即自謂羲黃上人或誘以仕宦捷徑者
翁亦抱迂終身不肯易去乃麾之曰吾迂矣斯之未
能信也竟不克強而辞就輯答問為古迂翁傳云

牧萊脞語卷十八

牧萊脞語卷十九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丁酉五月朔州學講義

子貢問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

仁道至大為仁之端不一而求仁之方亦不一孔門
問仁非一人而孔子答之往往各隨其人而語之類
淵問仁則欲其自克已復禮入樊遲問仁則欲其自

先難後獲入子張問仁則欲其自恭寬信敏惠入獨
是子貢問仁則直以事大夫之賢者與士之仁者何
蓋子貢平日貪貨殖而好方人貪貨殖者知有己而
不知有人其於事賢也必踈好方人者知責人而不
知責己其於友仁也必傲夫仁者不失本心之謂大
夫所以撫治我者也士所以輔翼我者也吾居是邦
大夫苟賢則賦役均平獄訟簡省吾將委身以事不
至叫囂隳突而斲喪吾之常心士苟仁則道德薰蒸
典刑森嚴吾將降心以友則不至索居離羣而汨亂
吾之良心人欲退聽天理流行本心清明湛然皆仁

故工欲善事者必先器用之利人欲求仁者必先躬
行之正孔子轍環諸國如臧武仲晏平仲未嘗不事
之諒其不事者直陽貨桓魋之徒而已於士之賢如
原憲顏曾未嘗不友之諒其不友者癰疽瘡環之輩
而已千載言仁惟孔子爲最嗚呼大夫之賢而不事
是自弃也士之仁而不友是自專也自弃者逆其本
心者也自專者悖其本心者也二者胥失之也況賢
而不事則凡所事者必非賢仁而不友則凡所友者
必非仁子貢好利而昧豐儉之宜方人而叢是非之
的方於事上拙於取友且不能爲人而何足以語仁

孔子此言直自其病根而藥之然則求仁之端只在躬行交際中夫何遠之有

丙申十二月朔州學講義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虫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麇鹿攸伏 鹿鹿濯濯白鳥嚮嚮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周詩大雅三十一篇正者止十有八而靈臺次八焉夫靈臺者所以視氛祥觀民俗而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者也是詩也蓋詠美文王之詩也說詩者曰民始附也而孟子直曰與民同樂夫民之歸附方新而國之大役已起遭霜之葉詎忍更以風過文王之民乃不以怨而以樂吾不知何術而然也前乎此詩首以文王大明思齊緜緜積累之勞棫樸官人之能旱麓皇矣德業之盛蓋知聖人工役之興必有所待而然後乎此詩次以下武文王有聲二詩紀武王纘紹之美復繼以行葦既醉假樂諸詩述成王培植之

懿又見國家工役之後亦必有所養而然嗟夫古者人君不輕用民力歲用民不過三日春秋於浚洙作南門皆譏之此一臺也無阿房土木之勞也無隋隄蟲蛆之慘也若楚椒舉所云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農務為之以礪确之地臨之以官僚之暇成之以四時之隙雖歲歲用之何至罷民於伐木版築之下者而文武成王三世相繼何其惜民力也嘗涵詠此詩曰經始勿亟則無限期之嚴也曰庶民子來則無鞭扑之加也曰麀鹿攸服而不驚也白鳥嚮嚮而不夭也於物魚躍而不

深逝也則環臺沼囿物物得所又無弋高漁深專事口腹之娛也區區此役文王於未作之先積之惟恐其不至武王成王於既作之後培之惟恐其不厚在上者未嘗速其成在下者惟恐不底于成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家八百年忠厚之基已於此舉占之況此詩五章前三章言靈臺經始之事後二章述辟雍鼓鐘之樂甚乃重言之於此猶見文王初心所以締創建立立削焉築焉百堵興焉姑備分至啓閉望氣之規未嘗求詳加侈窮極奢麗而虞業之樅鼓鐘之和其以音樂動盪人心者直繫之辟雍講學之所而靈

臺不與焉當時樂以待士猶有甚於樂以使民者吾意文王作之者其禮不可缺而其志未嘗泥也所謂姑蘇游觀之娛銅雀歌舞之藏萬萬無是蓋以德役非以勢役也以禮舉非以欲舉也世之役民者必有文王進修之美武王成王再世培植之懿庶乎其可已此固孔子刪取詩人序次之微意所寓學者所宜深攷也靈臺云乎哉靈臺云乎哉

乙未五月朔郡學拈講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人惟失其本然之初心者其末流必趨於不善仁人

心也不失其本心之謂仁是仁之根於心也至純也至粹也皆得於稟賦之初而然也一泓惻隱渾涵浩博循其初而充之不爲物欲所蔽不爲氣稟所拘皎如明鏡直如朱絃剛如百鍊之金純乎一善而無所謂惡也夫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之一字最要切身體認此非苟且之謂也有人於此片念一起纔出於仁則此人所爲善而不至於惡已於其初占之而況其念念在仁事事近仁則所行所爲將日趨於聖賢君子之域而何有所謂惡哉凡世之惡如瞽瞍之焚廩而不慈秦人之諛語而不孝莊公之殺段而

不友管蔡之流言而不恭千載而下譏舌切切爭目
爲元凶大憝者是惡也皆失其本心者也仁者至大
於四德爲元於四時爲春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故人得其毫髮之似者世必曰長者曰君子而況
其純於仁哉管仲有匡天下之功而聖門不許其爲
仁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至問仁之目獨拳拳焉非
管仲之所爲有不善不足以語仁而顏淵之躬行尚
或有未盡出於善也一事一物之仁與全體大用之
仁不同一事一物苟近於仁亦足以善而名斯世而
不若得其體用之全且大者之爲至故不許管仲者

特不許其皆仁而拳拳於顏淵者蓋以翼其趨而淑
其後也彼士自一命以上苟有心於愛物於人何所
不濟貪也而深於誅求酷也而慘於刑禁奸也而巧
於誣撫終其身陷於小人之歸者是惡也皆失其本
心者也如其仁如其仁噫世之不仁而陷於大惡者
曷不反其本心之初而求之哉

丁酉十月朔郡學講義

漢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立東
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
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蚡言於上

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於
是久不塞後元封二年帝自泰山還自臨
決河沈白馬玉壁令羣臣負薪卒填決河
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

舊迹

史司馬遷八書河渠居其一直與禮樂律歷平準並
列蓋修理隄防國家一大事也夷攷漢武元光三年
夏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而輒復壞
及元封二年夏再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之天
子自臨決河公卿將相皆自負薪實河而卒復塞繇

今讀宣房瓠子之歌亦竊怪武帝以英豪之雄材盛
漢之全力雖蹀血沙幕不難區區塞河特折枝之易
當是時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不淺帝幾若
置之度外展轉二十四年而僅就何也天下事固有
志欲就而力不給者亦未可以一槩律也凡主事貴
專處事貴審不專則築舍道傍者疑而不能成不審
則急鞭奔馬者喘而始及止以武帝於決河一事塞
而決決而復塞雖以丞相田蚡歸諸天數未易彊以
人力而塞越二十四年帝亦不爲之變何其專也又
以初發汲黯鄭當時之後至用事萬里沙而回復發

汲仁郭昌卒徒數萬越歷二十四年而帝亦不爲之
迫又何其審也矧當帝時今年降東歲明年通宛笮
又明年出定襄朔方以至祠甘泉封泰山百役騷動
雖筭商車筭緡錢造白鹿皮幣力有不能給則民力
不堪帝亦有不容蹴爲者量其力度其時主之以專
行之以審漢之爲漢雖倉猝多事而不至狼狽大壞
如嬴氏者未必無權衡斟酌於其間也古者用民力
歲不過三日孟子論布縷之征力役之征粟米之征
三者決不可並用則專而復審未爲無益也眉山蘇
公守徐之二年河決澶淵修隄防繕城壁民得更生

至今讀黃樓一賦猶可想像其次第爲民之心其於
漢武之事諳之甚熟後世不幸天災流行欲事隄防
之計其亦主之以專行之以審不操切以傷民不紊
亂以禍民役雖未已而民其少瘳乎

乙未十月朔紫微書院講義

漢孝文皇帝元年十月聞河南守吳公治
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
焉召以爲廷尉時洛陽人賈誼以能誦詩
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材召
置門下及爲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
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
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
文帝說之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

嘗觀班固述漢史循吏傳歷叙河南守吳公蜀守文
翁之屬政號廉平不甚嚴而民從化及列於傳者止
六人如王成之相膠東黃霸之守潁川朱邑之守北
海龔遂之守渤海召信臣之守南陽併與文翁而爲
六是數人者循良溫厚薰然如春陶然如酎載在史
冊炳炳香人齒牙何班固獨不爲吳公立傳至使後

世幾無從而稽公政事者繼而閱賈誼傳則吳公嘗
守河南治平爲天下第一文帝聞其賢召爲廷尉乃
首薦洛陽少年之賈誼誼亦得由此歷言當世事興
禮樂改制度遂中帝意超遷至太中大夫然後知士
莫難於知己君子莫貴於知賢下焉者抱負竒偉陸
沈里閭非上之人爲之稱薦則何能如錐脫穎而自
見於世上焉者政事卓犖垂名搢紳非下之人爲之
稱譽則何能如日行世而獲傳於今此古之君子汲
汲於求士而士亦汲汲求知於當世之君子者然也
故司馬遷非無文而必待揚得意之稱道栢耆非無

能而必待韓愈之汲引此其權在上而不在下者也
魏無知之名以薦陳平而稱季布之賢以曹丘生而
揚此其責在下而不在上者也故當時如誼之才非
因吳公稱薦漢庭則曾中治安一策何由而陳說使
吳公之政非因賈誼登載漢史則河南治平稱首何
由而流傳然則賈誼始也不無賴於吳公而吳公終
也亦不無賴於賈誼如是或曰吳公文翁之循吏一
也而吳公獨不及文翁者何也蓋文翁興學宮成都
招下縣子弟為學宮弟子蠲除繇役其所以作成人
才彬彬蜀間蓋有大於吳公之薦一賈誼者然則吳

公之微不及文翁者其由乃在於此厥今國家崇重
學校遴選賢牧撫字勉勵政事循良直與漢庭吳公
比凡在學宮豈無有以賈誼自負者則願寓目焉

戊戌七月朔郡學講義

漢武元狩四年以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
為中尉

義縱王溫舒皆勇果人也武帝嘗倚以行令矣而太
史公班固以酷傳之嗚呼士以一節之誤而掩其平
生之善者何限不特二人然也大槩古之為吏者以
循酷為別後之為吏者以廉貪為別夫人臣受天子

之託而牧養生民所望寬仁溫恕不漁利以強取不峻刑以加虐使赤子熙熙閭里食租衣稅其間以無奸典憲故廉與循皆所當然也特廉者其操存在我而易行循者其發越在人而難處故廉與貪隨附於各傳之下獨循與酷則班班紀載如辨黑白此作史者之意然也又以漢二史言之先漢以循稱者六人而酷者十二後漢以酷稱者七人而循者又十二何多寡之不同初意先漢之循吏多故不勝紀後漢之酷吏多故亦不勝紀繼而思之往往西漢之風多長厚故循者混然列處不露圭角而纔有酷列之徒即

表表如錐處囊不可藏隱後漢之風尚明察故酷者恬不知怪而循者則如崑琰大貝世所罕見凡人得之即驚竒而可喜此作史者之意又然也世之爲吏亦難矣嚴則民殘寬則民慢甚難乎其處而適中也當時登載二傳循良愛民粹然珠玉在側不可擬議至於酷者各以一長鳴一能著決非若共工驩兜飛廉惡來世所唾弃而不齒況其行事往往嚴於豪彊而仁於貧弱峻於盜賊而略於良民又非一切鷹鷂毛擊羅鉗吉網之爲就其間有剛方者有忠正者有清廉者邳都止景帝之救賈姬趙禹止賓客之事造

請何剛方如也義縱諫揚可告緡之令陽球奏收王甫宦寺之橫何公忠如也董宣之布被弊車周紆之築擊自給何清廉如也吾意當時酷者不少數公若無他長亦未必載之於史若更寬之一分與民相安則循良美稱亦不但屬之文翁黃霸劉寵仇覽數君子而止義縱弃市王温舒族誅用心一差惡名萃之至其首領亦不保甚為此惜吾因是二人又有感矣

牧萊脞語卷二十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中書君管虛中冢碑銘

中書君管氏諱直心字虛中世為淇奧人其先掌周柱下史佐姬曰制六典以功封管城侯子孫因氏自別在齊曰夷吾著書八十一篇佐桓公九合諸侯在漢末曰寧同邴原華歆力學等管城裔譜牒遠弗詳管氏世蕃衍爭事生產作業有業薄曲簞席者不獲躡登文几獨此好文學世締交中山毛穎相資藉顯

名當世儒士競前席之性博記該洽於孔釋老醫卜
陰陽書轉相抄謄億萬篋流傳人間世上自公卿暨
官府閭巷咸造謁纂注不倦人亦把翫不釋手公之
十世祖名文子生唐太宗貞觀初開弘文館招海內
文學士緣虞世南岑文本扳引從容游翰墨間累資
遷中書令後且老謁李林甫志不合化去莫知所終
中書聞望特著世呼雲仍者必曰中書君而君系尤
的少生長廬有孤竹君風操身輕剽心銳豁達大節
頗以材爲世用間走武林予適與癸酉計偕盍簪一
見竒之挈歸湘出入吟詠簿書期會親稼穡貨殖事必

與俱甘淡泊不肯釣爵祿同輩亦有登玉堂者中祕
者坐廟堂署黃紙尾者君不屑顧獨嗜圖畫真草篆
隸無不如意沈浮里閭間折節與寒士交常曰吾老
死文字間足矣嘗早暮造書閣評史註韻臨帖題刻
君靡不用心竭精效悃款曾襟頗負水鏡書善惡邪
正不少貸或倩其草譙叟降牋效揚雄劇秦美新者
掉頭竟唾去年益高精力罷且耗忽告備再臨視則
髮種種不堪視事初君素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會
稽楮先生善號莫逆交逮君病廢三人不復來人語
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訣別後

數日余晝卧夢一尖頭前言曰曩與子從遊十年交
最耐用力叵多何忍聽吾暴骨此土子其念之既覺
收之廢櫬并取往化族類龜書臺丙丁文明地效僧
智永瘞法以衣冠禮族葬管君年若干以咸淳十年
從遊以至元二十年春卒其四月朔窆窆且封以樹
報德也古迂陳某銘曰
試而銛其書且傳斂而尖其天且全精散大穴象雲
煙蒸吐芝菌瑞山川世無知己誰爲妍化成人文胡
百年

小田堡總管曹公美政碑

國家厖洪天覆梯山獻賚航海澄波震龍奔役不復
喘其奚敢自恣獨嶺嶠壤瞰吳楚犬牙相錯峒獠鞠
頑哀兇憑嶮闖鐔剽編戶而利其貲民旦暮麀鼠不
寧處元貞改元春閩臣講畫倣漢亭障區脫符列郡
起連賀抵吉贛屯數十堡魚貫搯其咽凡隸茶陵者
三爰命判官文登孫公董夫役閱半禩堡成維小田
地斗僻且險上公難其任遴擇總管大名曹公戍之
公剛鷲敦厚聞命赴道抵堡四顧覽形要慨然曰堡
瀕山陜阨非兵曷守非民曷與守吾領戍衛民匪擾
民也寇來則戰退則耕下令敢獵雞犬穀蔬者按司

馬法鈴之先是環堡近石澗斬獲百姓緣山錯居倉猝不虞寇掩至無能支甚且鈔掠脅誘而黥其屬民以故駭徙捐瘠別境公開互市輯流徙鋤畝艱荒蕭條山脊畝穉畦如流羨橫從煙火綿亘數百舍不絕繇堡達郡衢隧毋敢攘越明年夏初廣寇數百掠江右而南計涉境侵湘公約巡警官孫公進兵皮家凹遇賊相掌距由外至未戰十餘合勦寇八創傷二十俘器仗為多賊遁逝越四月賊游拾創殘掠永新南襲青銅阬公督偏師馘斬賊不復南下又六月賊羣伍暴至兩境兇少前導聲竦境上公再約巡警官陳

而待遏戰竟午手刃魁酋屍踏藉枕野追北數十里賊肢斷首尾不顧後賊首瞿季三裒衆跼林莽謀再寇七月同知真定王公巡徼苗疇獮獮捕之若嚴霜摧槁糜腐不復振盪境肅清無復叫呶謹號其側世之登壇授鉞帶金腰橫者何限猝不幸方二二千里之旱相挺而起竟不克叩首負蘭西向發一矢旗纛驅臨雞犬漁竭村疇彌望莽化丘墟寇且避而民滋擾矣避寇非勇也擾民非仁也公俘寇不懾近乎勇愛民不擾近乎仁英聲氣槩使當大敵輕裘緩帶談笑掃空之雖頗牧亦當讓出一頭地越三年州官某攬

轡旬宣聞公事甚悉談不脫齒鄉三老嗇夫請確石
刊德為善者勸命儒生紀事乃泚筆書民謠銘曰
皇家受命雄吞寰區日月所照雨露均濡黔首鑿齒
睚眦盱眙受塵賦役駿奔以趨撞塘赤子盜弄金革
茅狙失御間肆蟲匿蝮蝟斧塘相挺什百變藩肤囊
闖安伺隙沫泉之源小田之巔地荒民尠羣醜伏跽
綦布營壘屹扼喉咽總戎乘障孰義且賢僉曰曹公
不難不竦卯命辰驅旗旌導擁扞圍鏖敵獻馘賈勇
民免虜驚盜潛鼠兇有警則戰無警則耕肇立亥市
招徠疲氓圃圃有祿田田有秔月雞孰攘遜道奚爭

蟻屯相望獨是勿擾人之愛之如臨父母匪兵曷衛
匪民曷守相依而安庸諗來久

東山寺建藏碑銘

經有藏古也古度音楷經今徼福環震旦刹土蜂房蟻
磨假福田利益軒輊一卅緇俗競以趨如水歸海矧
敢佚較古傳大士轉經意微矣茶陵東山寺創陳大
建間故無藏比丘慈悟念精廬且千祀缺壤地粥魚
間弗嗣響昉稽首吾宗長者偶抵迂弗竟頂磬跼甚丑
切躡敷卓五百里謀於黃君臣德忻然賈勇侑藏役
族鉅家里聞人踵成之僧侶僣功駿奔走起已丑迄

甲午鳩材爲柱陶塹爲瓦鑿石爲礎黃君且傭工宜
江鏤像關軸舟漕以至圻者聖者甌甃者施人人殊
居亡何檐楹夭矯機輪棧齧音眼百千萬億佛天龍
海會旋繞藏轉無曠日寺迄賴以濟初黃君少遊吾
家竊異其人暇時縱行林間指天日誓加撮力增寺
竒觀衆莫然之未旣道衡吏宜江佐郡幕且護印聲
聞軒出羣公右聆建藏事愜素志捐金無恪色世間
事皆惟心造釋言願儒言志一也願立故自力侘力
救衆生如救身志立故德施財施剗大事如剗金普
賢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成就阿耨菩提一切自

願中起宋景文編橋渡蟻迄立功名濟蒼生一切自
志中成黃君操儒志發釋願肯抽囊圓成大寶藏種
種善根若焦穀芽世言覺花長者得定光如來授記
鹿僊長者得釋迦如來授記寶手菩薩得空王如來
授記皆因造藏遂成佛繫丁兵革之餘寺寂以窶而
法輪永轉撞鐘伐鼓經唄伽陀聲相聞至于今施不
匱一志願刹那間由虛元藏流出四大藏由四大藏
流出八萬四千藏盡未來世平等饒益不可思量其
抑有功也夫藏成寺僧輩請鑿石紀其事予嘗預繪
藏一面奚辭爰嘉黃君志并刻檀施名氏碑陰爲過

現未來勸經殘且補屋地且支藏輪刃且章理此又
瞿曇種子具正法眼藏心不退轉故反是者報何如
遂合掌白佛而銘曰

大雄演諦海印發光經以藏集法以經揚須彌可踢
海水可量微妙舌根字字雋長緊秘密藏石渠天祿
撥轉機轄勝緡函軸歸其金刹雲陽東麓卓錫千齡
孰智見獨凡大根人建大根事一一毫端不住布施
華藏之海經論之筭自利利他無別無二飛擔轆轤
龍象峨峨沙界或盡寶藏難磨續燈廣筏撐地扶踈
惟羯摩陀惟我擅那

脞語卷二十